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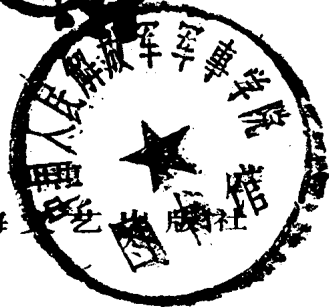
微型小说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



微型小说选

本书编选组 编



上海

责任编辑：何凝白
封面、尾花：陆元林
沈晓平

微型小说选

本书编选组 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总发行所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南翔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8 插页 4 字数 110,000

1982 年 12 月第 1 版 198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5,000 册

书号：10078·3376 定价：0.69 元

前 言

“微型小说”这个名称虽系新见，但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却是古已有之。它时兴时衰，沉浮不定。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在我国文坛上，曾出现一股小小的“小小说”热，当时文艺界的一些知名人士曾热心倡导过。其中的某些作品，就其简练、含蓄、以小见大、“纸短情长”等特点来看，就是文学上的“微雕艺术”。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它终于未成气候，不久就沉寂下来了。近些年来，“超短篇”、“极短篇”等微型小说，国外盛行。我国在粉碎“四人帮”后，在党的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随着短篇小说、中篇小说以及长篇小说的复兴和发展，微型小说也在抬头，某些报刊不时发表一些“小小说”或“一分钟小说”。去年，专门发表小说的《小说界》问世，特辟“微型小说”专栏，与“长篇”、“中篇”、“短篇”并列，

每期都发表若干篇；并将“微型”的篇幅大体限定在千字以内。大概是应运而生的缘故吧，随后“微型小说”仿佛成了郢中客歌的《下里》、《巴人》，和者蓬起，《当代》、《花城》、《延河》、《中国青年报》、《文学报》、《解放日报》等全国有影响的刊物和报纸，也积极提倡。如今，全国发表这种作品的园地已不下数十家之多，虽然有的仍以“小小说”或“一分钟小说”为名，其中除一些篇幅较长的以外，大多也就是“微型”；而稿源之盛，更是空前，个别报刊每月收到的这种稿件达数千件之多；作家王蒙、孟伟哉、蒋子龙、从维熙、叶文玲、陈国凯、中杰英、张林等，也都奉献出自己的作品来予以支持和倡导。更可喜的是，有些分外妖烧的佳作，是出自不知名的新人之手。这里，我们从《小说界》、《北京晚报》、《当代》、《花城》、《小说林》、《中国青年报》、《羊城晚报》、《文学报》、《解放日报》、《工人日报》、《南风》、《延河》、《湘江文艺》、《新疆文学》、《陇苗》等报刊上择其优者计八十篇，汇成一集出版，这固然是为了给广大微型小说的读者，也借此对微型小说兴起的这股势头作进一步的推动。同时，为了探讨和研究这一文学样式，仅将《微型

小说初论》一文附录于后，以供参考。当代的微型小说方兴未艾，它本身还在发展过程中，对它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深化，需要“再论”、“续论”，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文艺爱好者和文艺评论家注视它、研究它，共同促进它的健康发展，更好的发挥它在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编 者

一九八二年四月



目 录

前言	(1)
枪口	徐光兴 (1)
大钱饺子	张 林 (4)
在浓缩的人群中	祖 慰 (8)
墙	周惟波 (11)
盲演员	周志俊 (14)
剥皮香蕉	毛炳甫 (17)
市长	邓开善 (20)
伉俪曲	叶文玲 (23)
在同一个台上	金沙水 (26)
“懒队长”发奖	李薰陶 (29)
舅舅	丘 峰 (32)
秋天的怀念	史铁生 (35)
他想哼支歌儿	金 矢 (38)

青萍	陆 逐 (41)
诚	于永昌 (44)
归	路 南 (47)
不露面的房东	冯永杰 (50)
追求	王泽群 (53)
招领	李际田 (56)
实习爸爸	徐寒梅 (59)
田水哗啦	姚景文 (62)
笑容满面	张 虎 (65)
小红花儿	夏有志 (68)
二不愣	封泉生 (71)
醉人的春夜	吴金良 (74)
检验	冯从岳 (77)
开演之前	汪海涛 王哲伟 (80)
新手	刘 谦 (83)
播种	郭新民 (86)
扯皮处的解散	王 蒙 (88)
互助	王 蒙 (91)
越说越对	王 蒙 (92)
雄辩症	王 蒙 (95)
维护团结的人	王 蒙 (97)
常胜的歌手	王 蒙 (99)

听来的事一抄	王 蒙 (101)
小小小小小……	王 蒙 (103)
三四一十二	孟伟哉 (104)
在远离北京的地方	孟伟哉 (107)
关于申请添购一把铁壶的报告	许世杰 (110)
狗的死刑	从维熙 (113)
猫的主人	从维熙 (116)
找帽子	蒋子龙 (119)
雾	陈国凯 (122)
专药	中杰英 (124)
老师	雁 翼 (127)
路口	沈善增 (130)
队长媳妇儿	流 星 (132)
诊断	若 禾 (135)
失效的真诚	皎 剑 (138)
朋友	丰晓梅 (141)
痛阈的研究	丰晓梅 (144)
“永远的怀念”	金为华 (147)
“偶尔”的使用法	毛志成 (150)
老赵和他的儿子	杨永明 (153)
“孺子马”	宋连昌 (156)
尾巴	成 刚 (159)

不再遗憾	张重光 (161)
玫瑰色的月亮	李秀鲁 (164)
地球照转不误	卢金其 (167)
急	张平 (170)
望远镜	木桦 (173)
树皮	曹冠龙 (176)
月照南窗	邓开善 (179)
碑	邓开善 (181)
丹青手	善愚 (183)
角色	苏祥新 (185)
鹿笛声声	张敬礼 (188)
“梦”后	张长明 (191)
四婶和五婶	何有德 (194)
猎驴者的悲剧	朱士奇 (197)
喜糖	周家龙 左券操 (200)
媲美	林青 (203)
烈女	宋耀良 (206)
永远的蝴蝶	(台湾)陈启佑 (209)
捧场	金瑞 (211)
冬夜	沈善增 (214)
微笑	陈应松 (217)
信仰	汪葵 (220)

挑战

敖友余 (223)

微型小说初论

江曾培 (226)



徐光兴

枪 口

官复原职的 N 省建材局杨局长和李秘书，走在蒿草丛生、芦荻疏落的湖边。

“烟中列岫青无数，雁背夕阳红欲暮。”西风，秋水，雁阵，衔着落日的远山，交融在一起，更增添打猎者的无限兴致。

“嘎——”传来一声水禽被惊动的鸣叫。杨局长从李秘书手里接过一支崭新的猎枪，爱抚地摸了一下。它是双筒枪管，枪身瓦蓝铮亮，枪口黑黝黝的，有一股逼人的寒气。三十多年前他打游击时，也没拿到过这么好的枪。

“吱嘎——嘎呷”，从附近湖面的荷梗残苇中，窜出几只白颈黄蹼、羽毛灰麻麻的水鸭子，在空中扑腾乱飞，惊悸声声。赶着猎狗的捕猎社员，也悄悄地摸到这儿。好几支猎枪的枪口，

同时瞄准了这些空中猎物。

“砰——”老杨开枪了。一缕白烟消散，一只水鸭子象断线的风筝，从半空中坠下。

“打中喽，打中喽！杨局长，你真不愧是当年游击队里的神枪手。”李秘书象个孩子似的跳着嚷着，奔过去捡猎获物。

老杨只是“嘿嘿”笑了几声，拍着枪，连声说：“好枪，好枪！”

他俩朝熄了引擎的黑色小轿车走去。老杨说：“老王这家伙，介绍的地点还蛮不错呢。”

李秘书试探地凑上前去说：“他是你的老部下嘛。这次他请您批五十吨建材物资给他……”

“你不要为他做说客。不批，半个字也不批，针尖大的洞，也会刮进斗大的风。咱党员干部，那歪门邪道不要搞。”他停了一下，朝烟波迷茫，水天一色的湖面瞧去，“好景致，可惜婷儿没有同来。”

“她今天有更高兴的事儿。”李秘书故作神秘地笑笑说，“王主任托了文化局的老马，同意把你的女儿调到省实验话剧团工作。”

“嗯？”老杨的眉毛拧了个结。李秘书只当没察觉，坐进轿车，手扶在车门上，仿佛自言自

语地说：“就拿这辆车来说吧，也是王主任出力调拨给您的。那回大姐犯病进院，还多亏这辆车接送。”

“该死，早把我当猎物给瞄上了。”他下意识地攥紧枪把想。李秘书一眼溜到枪上，象又想起什么，说：“王主任知道您喜欢打猎，这支猎枪，就是他特意托人专程送到您家的……”

车发动了。老杨陡然一惊，不觉倒抽一口冷气：黑黝黝双筒枪口，冒着寒气，就象两只黑洞洞的眼睛，死死地瞄准了他……



张 林

大钱饺子

那是动乱的第二年吧，我被划进了“黑帮”队伍里。我在那长长的“黑帮”队伍里倒不害怕，最怕的就是游斗汽车开到自己家门口，这一招太损了。嘻，越害怕还越有鬼，有一次汽车就真的开到了家门口。那八旬的老母亲看见了汽车上的我，嘴抖了几抖，闭上眼睛，扶着墙，身子象泥一样瘫了下去。妻子竟忘了去扶持母亲，站在那儿，眼睛都直了，跟个傻子一般。

我担心老母亲从此会离我而去。谢天谢地，她老人家总算熬过来了。

那年除夕这一天，竟把我放回家了。

一进家门，母亲用一种奇怪的眼光打量我，然后，她一下扑过来，摸着我的脸。最后，她竟把脸埋在我的怀里，呜呜地哭起来。妻子领着

孩子们只远远地站着，也在那儿哆哆嗦嗦地哭。

“媳妇，快包饺子，过年！”母亲对妻子说。于是，一家人忙起来，剁馅、和面……一会儿，全家就围在一起开始包饺子。这时，母亲忽然想起一件什么事，说：“哎呀，包个大钱饺子吧，谁吃了谁就有福！”

为了使母亲高兴，我同意了，而且希望母亲能吃到这个大钱饺子。我要真诚的祝福她，愿她多活几年。

母亲从柜里拿出个蓝布包，从包里掏出一枚道光年间的铜钱来，她颤抖地把这枚古钱放在一个面皮上，上面又盖了点馅，包成一个饺子。这就是大钱饺子了。母亲包完这个饺子，用手在边上偷偷捏出一个记号，然后，若无其事地把它和别的饺子放在一起。但我已经清楚地记住了这个饺子的模样了。

饺子是母亲亲自煮的，饺子要熟了，象一群羊羔一样漂上来。我一眼就看见那个带记号的大钱饺子。

母亲在盛饺子的时候，把这个大钱饺子盛在一个碗里，又偷偷把它拨在紧上边，然后把这碗饺子推到我面前：“吃吧，多吃，趁热吃。”我觉

得心里一阵热，鼻子也酸疼起来。我想应该让母亲吃，让她高兴高兴。但我一时想不出办法，因为母亲认识这个饺子。

我想那就给妻子吧，她跟我生活了二十年，现在已经是快半百的人了。为了我挨斗，她心血都快要熬干了。我趁妻子上厨房去拿辣椒油的工夫，偷偷把大钱饺子拨在她的碗里。谁知，妻子从厨房回来，看了看碗，又用一双深沉和感激的眼睛望着我，眼圈都红了。啊！她也认识这个大钱饺子。

妻子没有作声，她吃了几个饺子，忽然说了声：“都快粘在一块了。”说着，就把所有的饺子碗拿起来摇晃，晃来晃去，就把那碗有大钱饺子的放到了母亲跟前。母亲显然没有注意，边看我边吃饺子，突然“啊”了一声，大钱饺子硌了牙。

“奶奶有福！吃到大钱饺子了！”妻子象孩子般喊着。

“我……这是咋回事？”母亲疑惑着。这时，咣啷一声，一个东西从她的嘴里掉在碟子里，正是那个大钱。

于是，我领着老婆孩子一齐欢呼起来：“母